

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

大字版

少年音乐和美术故事

丰子恺 著

步调一致

子恺画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少年音乐和美术故事

丰子恺 著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音乐和美术故事 (大字版) / 丰子恺 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—7—5002—5154—5

I. ①少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8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9736 号

少年音乐和美术故事

著 者: 丰子恺

责任编辑: 吕 玲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
邮政编码: 100050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85 千字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5002—5154—5/I·1129

定 价: 20.00 元

编辑热线: (010) 83190268

销售服务热线: (010)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第 1 辑 少年音乐故事	/ 001
独揽梅花扫腊雪	/ 003
松柏凌霜竹耐寒	/ 009
铁马与风箏	/ 016
律中夹钟	/ 023
翡翠笛	/ 030
巷中的美音	/ 036
外国姨母	/ 043
芒种的歌	/ 049
蛙 鼓	/ 057

第2辑 少年美术故事	/ 065
贺 年	/ 067
初 雪	/ 074
弟弟的新大衣	/ 081
初 步	/ 088
喂 食	/ 093
踏 青	/ 099
竹 影	/ 104
爸爸的扇子	/ 110
尝 试	/ 115
珍珠米	/ 121
姆妈洗浴	/ 126
洋蜡烛油	/ 132
新同学	/ 138
葡 萄	/ 144
落 叶	/ 150
二渔夫	/ 157
壁 画	/ 165
寄寒衣	/ 171

第

1

辑

少年音乐故事

独揽梅花扫腊雪

满天大雪，从去年除夜落起，一直落到今年元旦的朝晨。天井里完全变成白色，只见两株老梅的黑色的树干从雪中挺出，好像一双乌木筷插在一碗白米饭里了。

除了两株梅树以外，还有一个浑身黑色的王老公公。他身穿一件长而厚的黑棉袄，头戴一顶卓别麟（卓别林）式的黑呢帽，脚踏一双长筒子的黑钉靴，手拿一把长柄的竹丝扫帚，正在庭中扫雪。他想从大门口直到堂窗边，扫出一条路来，使我们便于进出。他的白胡须映着雪光，白得更加厉害，好像嘴上长着一丛鲑骨头似的。我戴了围巾，镶拱了手^①，立在堂前看他扫雪，心中有些不安。他是爸爸的奶娘的丈夫，今年六十一岁了。只因家中的人统统死去，房子又被火烧掉，他这孤身老头子无家可归，才到我家来作客。爸爸收留他，请他住在大门口的一间平屋里，供给食衣，并且声明“养死他”^②。我最初听见“养

① 镶拱了手，作者家乡话。即：袖着手。

② “养死他”，作者家乡话，即：养他直到老死。

死他”，三个字，觉得可怕。这好像是“打死他”，“杀死他”之类的行为。但仔细一想，原来是好意，也就安心了。

他扫到梅树旁边，大概觉得腰酸，一手搭在东边的梅树干上，一手扶着扫帚，暂时站着休息。我觉得这光景很可入画：一片雪地里长着一株老梅，梅树上开着同雪一样白的梅花，一个老翁扶着扫帚倚在树旁。这不是一幅很动人的图画么？

但是爸爸从里面出来，向庭中一望，却高声地唱道：“噢！do re mi fa sol la si！”

我忍不住笑起来，惊讶地问道：“爸爸为什么对着扫雪的王老公公唱了音阶？”

爸爸答道：“我们小时候学唱歌，先生教我们唱音阶，用‘独、揽、梅、花、扫、腊、雪’七个字。现在王老公公不是在那里‘独揽梅花扫腊雪’么？”接着就把这诗句的字义一一告诉我。我把这七字反复地念了两遍，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那么，音阶下行时，‘雪腊扫花梅揽独’怎么讲呢？”爸爸伸手抚我的头，笑着说：“雪腊扫花梅揽独，王老公公做不到，只好你去做了！”说着便离开我，自去同王老公公闲谈了。

我正在独自回想，忽然里面现出一个很新鲜的人

影。这是离家半年而昨晚冒雪回来的姐姐的姿态。昨晚她回到家里已是上灯时光，我没有看清楚她。自从暑假开学时相别后，我在白昼的光线中再见她的姿态，现在是第一次。我觉得非常奇怪：在她目前的姿态中，思想感情，态度行为，和语调笑声，仍旧是我的姐姐；而面貌和身体好像另换了一个人。她的面貌比前粗而黑，身体比前长而大，好像不是我的姐姐，而是姐姐的姐姐了。姆妈曾经讲一个故事给我听：有一个人死去，换了另一个人的灵魂而活转来。于是身体原是他自己的，灵魂却换了别人的。现在我的姐姐正和这人相反：灵魂原是她自己的，身体却似乎换了别人的。

但这是久别重逢时暂起的感觉。数分钟后，我就不以为奇。同以前看见她换了一身衣服一样，似乎觉得这不过是表面的变化，无论变得怎样，内容中始终是我的姐姐。在阔别的半载中，我常觉得有许多话要同她说；今日重逢，却又想不出什么话来。我们不约而同地走进半年前曾为我们的美术工作场的厢房间里，在映着青白的雪光的座上相对坐下。我就同她说起刚才爸爸所唱的音阶来。

“刚才我听爸爸说，他小时候唱音阶，唱作‘独

揽梅花扫腊雪’。你道好笑吗?”

“我曾经见过他小时所用的唱歌书。翻开来第一页上，写着 1 2 3 4 5 6 7 七个数字，数字下面注着‘独揽梅花扫腊雪’一句诗。我也觉得好笑。从前的人的习惯，欢喜把外国来的名字翻译得像中国原有的一样。其实音阶何必也如此呢。这七个字在外国本来是没有意思的。我听中学里的音乐先生说：这七个字还没有发明的西洋中世纪时代，有一个宗教音乐的作曲者作一首赞美歌，一共七句。每句乐曲开头的一个音，恰好是音阶顺次上行时的七个音；而每句歌词开头的一个字的第一个缀音，恰好是 do, re, mi, fa, sol, la, si。因此后人就用这七个字来唱音阶，称它们为‘阶名’。”

“姐姐！‘音名’和‘阶名’究竟有什么分别？我们小学里的先生没有讲得清楚。”

“你们六年级的音乐是谁教的?”

“还是华明的爸爸——华先生——教的。他教图画教得很好；但是音乐不会教。只管教我们唱，却不教乐理。我到现在还没有明白五线谱的读法呢。”

“五线谱的读法，在乐理中是最机械的最容易的一小部分，一个黄昏也可学会。音乐的性状和组织，

才是重要的乐理，学习音乐的人不可以不研究。像你刚才所说的‘音名’和‘阶名’的区别的知识，倒是了解音乐的性状和组织的最初步。这区别很浅显：风琴上的键板，各有固定的名称，CDEFGA 或 B 不可移易。这叫做‘音名’。我们唱音阶时，随便哪个键板都可当做 do。即无论哪个音名都可当做 Do。这 do, re, mi, fa, sol, la, si 就叫做‘阶名’，阶名是不固定而可以移易的。这区别不是很浅显的吗？比这更深刻而有兴味的，我觉得还是 do, re, mi, fa, sol, la, si 七个字的性状。我们的先生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比喻。他说音阶里的七个字，好像一个家庭中的七个人物：do 字是音阶中的主脑，最重要，最多用，好比家庭里的主人，故称为‘主音’。sol 字与主音最协和，常常辅佐主音奏和声，好比家庭里的主妇，从属于主人，故称为‘属音’。mi 字与 la 字与主音也很协和，也常辅佐主音奏和声，虽不及主音、属音的重要，却也常用，故 mi 称为‘中音’，la 称为‘次中音’。前者好比这人家的儿子，后者好比女儿。以上四个音在音阶中都是重要的，常用的，犹之父母子女四人都是一家的主人。此外，re 附在主音上，称为‘上主音’，好比这人家的男仆。fa 附在属音下，



称为‘下属音’，好比这人家的女仆。还有一个 si，是引导一个音阶到其次的一个音阶时用的，称为‘导音’，我们的先生说它好比是这人家的门房。——这比喻真是非常确切，非常有趣……”我听得兴味浓极，不禁打断了她的话，插口说道：“嘎！你所说的

家庭就是我家！爸爸是 do，姆妈是 sol，我是 mi，你是 la，阿四是 re，徐妈是 fa，新来的王老公公是 si。哈哈，我们这音乐的家庭！……”

外面有华明的声音：“恭贺新禧，恭贺新禧！”我和姐姐争先出去迎接，我的话也被他打断了。

原载 1937 年 1 月 10 日《新少年》第 3 卷第 1 期

松柏凌霜竹耐寒

寒假中，爸爸的老朋友陆先生来我家做客。他带给我们两只口琴，和两本他自己著作的《口琴吹奏法》。口琴是爸爸托他向上海买来给我们的。《口琴吹奏法》是他送给我们的礼物。但他这一次还要送我们一件更珍贵的礼物：就是教我们吹口琴。前几天爸爸写信告诉他，说我和姐姐欢喜音乐，曾把我家的七个人比作一个音阶，很有意味。因此要托陆先生选买两只口琴，由邮局寄来，使寒假中的我家增添一些音乐的空气。陆先生一讲起口琴，兴味同泉水一般涌出来。就回爸爸信，说他本要来同爸爸叙叙，口琴由他亲自带来，并且教我们吹奏。我们收到这封信，全家

十分欢迎。爸爸欢迎他的老朋友。姆妈欢迎一切客人，何况是以前曾经同我们在他乡结过邻的陆先生呢？我和姐姐则欢喜我们这位口琴教师和两只新口琴，想不到在此外又得到两册装帧美丽的新书。

我们到公共汽车站上迎接他到家，已是上灯时候。他从皮篋里取出口琴和书给了我们，说一声“等一会儿教你们吹”，就同爸爸谈个不休。姆妈忙着烧酒菜，我和姐姐忙着做小圆子，预备给陆先生酒后当点心吃。但一半也为自己要吃。家里打年糕，新磨的糯米粉非常细致，做成黄豆大的小圆子，伴着橘子和糖烧起羹来，非常好吃。我们已经尝试了一次，今天以请陆先生为名，再来吃一顿看。

陆先生同爸爸走出书房间来。爸爸指着我们对陆先生说：“这好比是‘夜雨剪春韭’，等一会儿我们还要‘一举累十觴’呢！”陆先生笑着回答说：“倘使‘十觴亦不醉’的话，等一会儿我们还要‘口琴闹一场’，哈哈哈哈哈！”我们听说陆先生改作的一句诗，大家笑起来。这首杜甫的诗，姐姐在中学里读过，新近她教了我，我已经读熟。当时我家的情景，真同诗境一样。我们就不约而同地齐声背唱起那首诗来：
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
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
少壮能几时，鬓发各已苍。
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。
焉知二十载，重上君子堂？
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
怡然敬父执，问我来何方。
问答未及已，儿女罗酒浆。
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
主称会面难，一举累十觞。
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。
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

这首诗好比是晚餐的前奏曲，他们在晚餐的桌上追忆过去，谈种种旧事。有时大家好笑，有时大家叹息。这一餐就遥遥无期地延长起来。我心头抱着一种希望，好像还有一样很好的菜蔬，没有发出来似的。仔细一想，原来是饭后的吹口琴。连忙吃完了饭，跑到厢房里，先去试新。我完全没有吹过口琴，拿了这只光彩夺目的小乐器，却无可如何它。幸而姐姐不久也来了，她在中学里曾经见人吹过，略懂得一点吹

法。她就教我。中央一组音阶中各字的位置，do，mi，sol 吹，re，fa，la 吸，顺次相间，还容易弄清楚。我们就用最缓慢的拍子，合奏起一只最简单的小曲来。上口很容易，音色很清朗，这真是只可爱的小乐器！

陆先生听见了口琴声，兴致勃发，叫我们跑过去吹给他听。姐姐难为情似的上前说道：

“我们都是完全不曾学过的，请陆先生吃过了酒教我们。”陆先生把酒杯一放，从衣袋中摸出一只吹得很旧了的口琴来，对我们说道：

“你们刚才吹得很好！稍微学一学就更好了。先要学手和口的姿势。手要这么拿琴，口要含住五个孔，这才好加伴奏，使乐曲热闹起来。你们刚才吹的时候，嘴一定张得不大，只含住一两个孔。这样奏出来的只是单音，没有加伴奏，所以音乐比较的单调。倘加了伴奏，音乐要华丽得多。你们听！”

他张大嘴巴，把口琴一口含住，好比花猫拖鱼似的。忽然繁弦急管之声从他的颌下滚滚地流出，一会儿弥漫堂前。满堂的人都听得出神。阿四倚在门上歪着头听，口角上流下垂涎来。音乐抑扬顿挫地经过了种种转折，方始告终。我们大家拍手叫道：“好听，